



妻子肾衰竭,小七岁的丈夫捐出自己的肾脏——

你活着,我才有家

■ 记者 万力闻

赵景武天生怕疼。

不仅怕打针、开刀,就连普通的体检抽血,他都要下意识地别过脸去。这个在内蒙古长大的汉子,外表粗犷硬朗,内心却格外细腻敏感。

2026年6月12日,麻醉药效退去,他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外科ICU病床上醒来。

疼。

那是刀口撕扯皮肉的疼,是左肾空缺后身体留下的虚空感。每一寸神经都在“尖叫”,他从低声闷哼渐渐变成失声痛喊,呻吟声传遍病房,护士连忙过来劝慰,让他忍一忍。

他根本无法强忍。彼时,妻子杜玲玲就躺在几米外、一墙之隔的病房里,听见他痛苦的呻吟,瞬间红了眼眶、潸然落泪。

这一天,32岁的赵景武把自己的一颗肾脏,移植给了大他七岁的妻子。

这是一次关于“回报”的孤注一掷,也是一个孤儿对这个世间唯一的家,最深沉的挽留。

浮萍

赵景武的人生,前半段是漂泊的。

他是内蒙古人,自幼父母缺位、无人照料,16岁那年,唯一照顾他的奶奶离世,他的天彻底塌了,从此像一株无人照看的野草,开始在这个世界上飘荡。

十八九岁,他去大连,下工地,搬砖头,运材料。那个年纪的同龄人还在向家里伸手要生活费,他已劳作在几十层的高楼工地,目睹工友失足坠落,见识到生命脆弱如纸。

后来他返回老家,靠给老板跑腿、做材料员谋生,家境贫寒。

他觉得自己就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,落在哪里算哪里,没有根。

24岁那年,他在酒吧碰见了杜玲玲。

其实以前就见过。杜玲玲是老板女儿的闺蜜,常来玩。那时赵景武只觉得这位姐姐气质出众,像一朵长在温室里的花,出身卑微、一无所有的他,甚至连多看一眼都心生怯懦。

几年后在酒吧重逢,两人坐下来聊天。杜玲玲爱吃,拉着赵景武去了路边的烧烤摊。

结账时,两百多块钱。赵景武摸摸口袋,尴尬地缩回手。那种窘迫,像针一样扎在心上。

杜玲玲没嫌弃,也没多话,痛快地掏了钱:“这顿我请,以后你发达了再请我。”

那顿饭,赵景武记了七年。

后来,杜玲玲建议他:“你熟悉业务,不如自己开个工作室。”她耐心为他规划方向、指导流程、疏通人脉。赵景武像抓住了救命稻草,拼命往上爬。

日子慢慢有了起色。两人恋爱了,挤在租来的小公寓里。

婚后的朝夕相处里,杜玲玲始终悉心照料着他,日日研究菜谱,变着花样做他爱吃的土豆、茄子等家常菜。这个女人,硬生生在赵景武荒芜的世界里,搭起了一个温暖的窝。

“她给了我一个家。”赵景武说这话时,眼圈红了。一个从小无依无靠的孤儿,第一次尝到了被宠爱的滋味。

判决

一切来得没有预兆。

2025年11月17日,厄运悄然降临。从这天开始,杜玲玲整日浑身乏力,吃饭时大汗淋漓,双手颤抖得连筷子都握不住。

去当地医院一查,肌酐三百多。医生脸一沉:“这指标不对。”

转诊至齐齐哈尔的医院后,她的身体指标持续飙升;辗转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查,最终的诊断结果,如同一纸残酷的判决书:慢性肾衰竭五期(尿毒症)。

“最后只能走向透析!”医生的话,瞬间堵死了所有的路。

赵景武不懂医,但他知道透析意味着什么。每周三次的透析,需要将血液引出体外净化后再输回体内,日复一日的机械治疗,对她而言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煎熬。

赵景武坦言:“那时候完全看不到未来,心里特别煎熬。”他记得,那几晚,他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画面,想起了奶奶临终前的样子,想起了自己十几岁在工地搬砖的夜晚。

他满心惶恐,害怕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就此破碎。他刚刚刚体会到有家的温暖,实在不愿被

命运轻易夺走。

当地有医生建议:“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吧,那是全国肾移植的塔尖。”只要有一线生机,赵景武就不放手。

2026年1月4日,夫妻俩来到天津。

托付

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肾移植科主任医师莫春柏接诊了他们。

医生告知,目前尿毒症治疗方法有两种:长期透析或肾移植。透析只是维持生存,生活质量差,要想恢复正常工作生活就得做肾移植,但目前公民去市捐献供体很少,需要等待很长时间。

杜玲玲抵触透析,她才39岁,不想后半辈子被机器拴住。

赵景武看着妻子日渐枯黄的脸,心想:“亲属捐献,行不行?”

他在哈尔滨住院时就开始琢磨这事,在网上查,问医生,问病友。

“夫妻之间能捐吗?”“血型不匹配能捐吗?”

莫春柏主任给了他答案:可以。技术突破了。通过血浆置换、免疫吸附等方法,清除掉血型抗体,就能做。

听到“可以”两个字,赵景武没犹豫。

“我捐。”

杜玲玲炸了:“你比我小七岁,你以后日子还长着呢,你图什么?为了我这病身子,把你身体搞坏了,值吗?”

她性格要强,说话直。“不行,绝对不行。”她甚至放出狠话,“你要捐,咱们就分开。你好好过你的日子去。”

赵景武急了。他紧紧握住杜玲玲的手,那双手常年为家庭操劳,如今因病变得浮肿虚弱。

他重重地喊出一声“媳妇”,诚恳地说道:“我穷得叮当响的时候,你没嫌弃我,跟着我挤公寓,现在你有难处,我要是撒手不管,那还是人吗?”

他顿了顿,声音低了下去:“我从小无依无靠,奶奶走了,叔叔也没了。我就你这么个亲人,你活着,我才有家!”

赵景武平时话不多,这番话,掏心掏肺。

杜玲玲哭了,眼泪把枕巾湿了一大片。最后,她点了头。

其实,赵景武执意捐献的背后,还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过往。2020年,他遭遇过一场严重车祸,车辆彻底报废,坐在副驾的亲叔叔当场离世,唯独他活了下来。死里逃生的经历,让他格外懂得生命可贵,更懂绝境之中必须挺身而出。

“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。该挺身而出的时候,就得站出来。”

孤勇

手术前一晚,赵景武失眠了。

他从不畏惧生死,却打心底惧怕疼痛,脑海中不断想象着手术刀划开皮肤、剥离肾脏的画面,不由得脊背发凉。

可看着病房里空荡的床位,想到妻子若不接受移植只能依靠透析续命,根本撑不了多久,他便咬牙坚定了决心,



赵景武和杜玲玲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(受访者供图)

当记者的这些年,看过不少生死离别,但在赵景武和杜玲玲的故事里,我看到了一种更为古老的、关于“恩”与“义”的表达。

采访赵景武时,他反复提到自己怕疼。这是一个极其私人且细微的切口。通常,我们在歌颂牺牲时,习惯于宏大叙事,习惯于塑造“钢铁般的英雄”。但赵景武不是,他坦诚地展示自己的软弱:怕打针,怕抽血,术后疼得大喊大叫。

正是这种软弱,让他的牺牲变得如此真实且动人。因为怕疼,所以切开皮肉取出肾脏的行为,才不仅仅是医学上的一个手术程序,而是一次超越本能的奉献。他跨越的不是医学难关,而是普通人与生俱来的畏痛本能。

而杜玲玲,则代表了另一种力量。作为妻子,她曾是给予者。她在男人最落魄的时候,教会了他如何吃芒果,给了他尊

严,给了他一个随时可以回归的家,这种给予,是润物细无声的滋养。

当厄运降临时,这种滋养结出了果实,那个被她一直呵护的男人,用一部分身体器官,反哺了她的生命。

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。

在现代社会,婚姻的契约精神往往被简化为财产的共有和风险的分担。但在赵景武和杜玲玲这里,婚姻回归了最原始的本质:生死相依。

这场AB型血与O型血的跨血型肾移植,既是现代医疗技术突破血型桎梏的有力见证,也是这对夫妻跨越生死、血脉相融的绝佳诠释。一颗肾脏,联动两具躯体,让他们真正成为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家人。从此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

采访结束后,我记住的不仅是那颗移植成功的肾脏,还

共生

这场手术,改变的不只是身体,还有两个人的磁场。

以前,杜玲玲是家里的“主心骨”,刀子嘴,说话办事风风火火。赵景武是被照顾的那个,甚至有点依赖她。

现在,倒过来了。杜玲玲变得柔软,赵景武变得“强势”。

“她现在更加体谅我,迁就我。”赵景武反倒成了那个“撑着”整个家的男人。他叮嘱她喝水,扶着她翻身,那是以前杜玲玲对他做过的事。

“感觉我活成以前的她,她活成了以前的我。”

这是一种奇妙的共生。夫妻两人共用一颗肾脏,血型迥异,却真正成了血脉相连的一家人。

按照医嘱,他们要在天津待满三个月。他们在医院附近租了间房子。不大,但那是他们在天津的“家”。

赵景武开始用抖音记录生活。镜头里,他记录着复查的路,记录着天津的街道,也记录着生活的琐碎。

他的抖音私信箱里,塞满了网友的善意与温暖。同时,他也发现很多病友深陷信息孤岛,不知道跨血型肾移植可实现,也不了解天津的移植技术已十分成熟。他会给病友家属打气,给他们作心理疏导。

“家里遇到难处,家人就要顶上去。身为男人,更不能在妻子生病时撒手不管。”他想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所有人:家,不是顺境时的锦上添花,而是逆境时的生死相依。

暖意

赵景武和杜玲玲是内蒙古人,因为治病求医,第一次来到天津。从落地的那一刻起,赵景武就感觉到了暖意。

刚来时,他在医院找不着路。一个腿脚不好的老太太,走路一瘸一拐,硬是从大门口把他领到了二楼门诊。“孩子,在天津你走不丢。”这句话,让这个漂泊惯了的汉子,差点掉泪。

做完手术打车回住处,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他捂着肚子,问了缘由,没多说话,只做了一件事:每过一个减速带,车速慢得几乎停下来。

租住地附近的小诊所,女医生知道他的事,换药时,只收成本价。

抖音评论区里,面馆老板喊他去吃面,烧烤店老板说“我请你”;一位素不相识的阿姨,提着水果和热乎的茶叶蛋,一路打听找到病房,放下就走,名字都没留。

赵景武说,这辈子收过最好的两份礼物:一个是妻子在他穷的时候给他的家,一个是天津这座城市在他落难时给予的温暖。

8月,天津的夏末,风里带着凉意。赵景武感冒了。他不敢靠近妻子,移植病人免疫力低,哪怕一个喷嚏都可能致命。白天,他把自己隔离在楼下。

他远远地看着楼上那扇窗户。

他说他对未来没有太多的奢望,不奢求长长久久,只希望妻子在有限生命里,能有质量地再活十五年就够。以后的事,以后再说。大好年华,不该被透析机困在病床上。

夫妻俩有个想法:老了之后,把老家房子卖掉,来天津养老。

赵景武最近的愿望就是等玲玲养好了,一家人去拍张全家福。以前没拍过,因为日子平淡,也因为觉得没必要。现在觉得,有必要了。

妻子杜玲玲

那个怕疼的男人 把命分给了我

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,麻醉师扣上口罩,杜玲玲的视线开始模糊。

此刻,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“我不能要他的肾,我后悔了,我要出去。”

这是一种本能的恐惧与后悔。她不知道的是,就在几分钟前,她的丈夫、32岁的赵景武已经躺在隔壁的手术台上。医生切开他的侧腰,取出了那颗健康、鲜活的肾脏。

这颗器官随即被移植进杜玲玲的体内,安放在她右下腹的深处。

这是一场生死的交接。为了这一刻,那个平日里连打针都要把脸别过去的他,这一次,是真的把命分给了她。

溺水

手术前,杜玲玲觉得自己是一具“漂浮”的躯壳。透析是慢性肾病患者赖以续命的浮木,也是枷锁。

对于杜玲玲来说,这种体验尤为残酷。

“周一、周三、周五透析。周五下午透完,周六周日能舒服一点,其余时间都处在难受状态里。”杜玲玲回忆。

“那时候遭罪遭得厉害,班都上不了,三层楼我都爬不上去。”

那种难受是具体的:浑身浮肿、衣物难穿,晨起频繁恶心呕吐,浑身无力。由于血型特殊,她是那种很难等到匹配肾源的患者。

她在内蒙古当地等肾源,希望渺茫;去天津、北京、沈阳,外地患者想要匹配到合适肾源更是难上加难,她被困在了透析机的循环里。

更令她绝望的是家族的无力。父亲有肾病,母亲心脏不好,妹妹有肝病,亲缘捐赠的路被堵死了。

她像一个溺水的人,看着水面越来越远,直到赵景武抓住了她。

芒果

赵景武的乐观,源于他对杜玲玲近乎绝对的依

恋。这种依恋,有着漫长的伏笔。

“他幼时营养不良,六岁体重仅有二十斤,甚至不及如今一岁孩童的体重。”杜玲玲一边用手比划,一边满眼心疼地说道。

贫穷在赵景武的身体和性格上都刻下了痕迹。杜玲玲第一次见他时,拿芒果给他吃,看着他拿着金黄的果子,手足无措——他连芒果这种水果都从未吃过,不知道该怎么下嘴。

那一刻,杜玲玲真切读懂了这个男人前半生的苦涩,也暗暗下定决心,要让历经磨难的他,在遇见自己之后,拥有安稳的生活和温暖的归宿。

还没结婚时,她就用公积金买了一套一百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。房产证上,她只写了赵景武一个人的名字,跟他说:“这就是属于你的房子,就算将来我有什么意外,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”

走进新家的那天,赵景武站在房子里愣了很久,像是在做梦。

人都是互相的。杜玲玲给了他尊严和归宿,赵景武便回报以全部的真心。他不会做复杂的菜,但每天早上必定熬粥;他收入微薄,却将所有温柔都给了妻子,每日醒来的第一件事,便是询问她的心情,妻子的欢喜,便是他一整天的安心。

他不掩饰,不博弈,心里有什么说什么。这份笨拙的真诚,最终促成了那颗肾脏的捐献。

柔软

手术台上的后悔,在苏醒后变成了欣喜。

那是杜玲玲从未有过的体验——身体里排出了十斤积水。此前,她每天都像背着一袋十斤重的水在过日子。

而那个平日里为了家计奔波、为了她甘愿冒险的男人,此刻正独自承受着剧痛。

但好在生活开始重新启动。

透析室里的阴霾逐渐散去,那些惊心动魄的生死瞬间,不再是悬在她头顶的剑。如今,赵景武捐献的左肾,正在杜玲玲的体内正常运转。那个关于“最好的年华”的愿望,已成为现实。

九月份,他们计划回老家。

赵景武找到一份轻松的工作,杜玲玲则需要终身定期复查。往后的日子里,他们或许还要直面排斥反应、药物副作用等诸多考验,但两人会一直彼此依偎、相互搀扶。

从此以后,他们真的是血肉相连了。



记者手记

一颗肾脏的重量

有那些细碎的温暖:出租车司机过减速带时的减速,陌生人送来的茶叶蛋,还有赵景武那句朴实却重如千钧的话:“我就你这么个亲人。”

这是一个孤儿对“家”的极致理解。因为一无所有,所以一旦拥有,便倾尽所有。

这世上,有人为了钱离开,有人为了怕麻烦躲避。但也有人,哪怕切开皮肉,也要把那点温热的血脉,渡给爱人。他们的故事像一颗定心丸。它告诉我们,无论命运如何冷酷,只要有人愿意为你挡在死神面前,人间就值得。

一颗肾脏,曾经在左,现在在右,它维持的不仅是生理上的代谢平衡,更是一个小家庭在风雨飘摇中的尊严与完整。

这就是爱的重量。